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四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鐘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遺之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為公王故可以為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

謂容乃公者乎

疑獨註桓公之霸管仲之力仲病坐公問誰可屬國仲復問公欲誰與公云鮑叔牙叔牙仲之友仲曰不可潔廉可為善士未可大有為不已若者不比之則夫人心而寡助聞人過而不忘則人多怨若使之治國上則鈞制其君下則逆其民心得罪將不久矣公曰然則孰可仲曰不得已則隰朋可上忘者忘勢下畔接有境也愧不若黃帝則道日以高哀不已若者則德日以博君道以德分人臣道以財分人自其化而言謂之聖自其業而言謂之賢以賢臨人臨之不得其道以賢下人善下則人歸之有不聞有不見言其能反聽內視所以無不聞無不見也

碧虛註鮑叔不能強力忍垢兼濟天下而欲使物齊已潔廉故鈞君不比故逆民隰朋之為人不論不傲尊道恤民聖不自德賢不恃財以賢下人焉有不得故大者宜為下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兼忘天下

也鮑叔之舉管仲公也仲之舉隰朋亦豈私哉

厲齋曰義不比不數之鈞要束之逆強之以禮義也上忘忘其勢下畔離遠而無求於上也以德分人猶云德乃降黎民懷以財分人不自私以賢臨人擅名而自矜也有不聞有不見言其不察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列子亦是寓言

牙對而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為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劇處其執中無權鈞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已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下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證莊文誤逸古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若從邊畔說又不道宜從列文下不叛為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為政寬恕不銜已聰明以

為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  
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官民寧若寬厚  
得眾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  
以成霸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在義  
實為兩得也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諱

云為當

吳王浮于江登手狙之山眾狙見之恟然棄  
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拏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註敏疾也給續括矢往雖速狙猶能搏  
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  
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  
縲心是也  
疑獨註狙以矜伐其巧恃山林之便以教

人而取死因以戒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  
受訓歸而師有道之士鋤去驕矜之色而  
任朴素故國人稱其賢也

碧虛註恟懼幽潛者免禍縱慢踴躍者罹  
災故狙恃獨巧不能逃眾箭也山林異類

以無識而教人猶不免速死況人為物靈  
有知有識而欲教忽同類之尊者手不疑  
歸而鋤其驕色國人稱之易悟也夫

虞齋曰義敏給言射去速而狙能搏拏其  
矢亦甚速相者左右之人齊射之狙雖巧

捷力不能敵見執而死矣此為矜能擬禍  
者之戒

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王長  
其間唯人聲之惡聞况見其身乎然則  
觀吳王而攫拏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

不免乎射而猶能搏拏捷矢可謂敏給  
也已王怪其過巧遂命左右趨射之則

莫非殺中能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  
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出羣之招  
患也因戒其友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

鋤色辭顯非勇於進善時克爾耶猶閱  
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為善在乎不倦  
十日而後成功若為惡則不崇朝而殺  
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嗟頽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  
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  
之彼故知之我必責之彼故驚之若我不有

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不責之彼惡得而驚  
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為榮子綦知  
為之不足以救彼適足以喪我故以不悲  
悲之則其悲稍去泊然其心枯槁其形所

以為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觀齊國三賀為我先而責之  
彼故知而驚之心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  
故為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  
然之知存於心則為自喪喪謂失其本心

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為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為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疑獨註物之尤謂有過人之才而能忘其身心若是子綦猶以為未也吾嘗居山中國君一親而國人三賀我何以得此於人我若不以聲名先之彼何得知而當之凡哀莫大於心死人皆喪其良心故我悲之我悲之又可悲矣以此遺累猶為未至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遺之又遺而世界日遠矣

碧虛註到子居鄭圃而陸沉適齊國而受饋蓋宿名者如日蔽雲中其光必發是以齋膏名德生乎眾許之間故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為仕路之捷遂無真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齋名也悲夫悲人者知非在己也悲夫悲人之悲者悟有心之謀也然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溟滓矣

庸齋曰義曰先曰貴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所以為自喪悲人之自喪而不覺其悲又可悲也山穴之中舊所居地言我當時唯以悲人之悲自覺所以道日高遠遂至今日形槁心灰也

此即齋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頽成入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嗟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尤謂物之最靈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其理可以致治也我有則彼知我實故彼嚮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貴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為可悲也吾悲自喪者迹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己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唯龍脫世網鴻冥高雲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